

威尔·安德鲁斯 等著
[英] 伊迪·马圭尔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坦得里奇庄园谋杀案



[英] 威尔·安德鲁斯 等著
伊迪·马圭尔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孙开建 俞 圆 张爱平 译
谢为群 校



Sherlock Holmes

坦得里奇庄园谋杀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坦得里奇庄园谋杀案/(英)安德鲁斯著;孙开建等
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2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ISBN 7-5014-3101-9

I. 坦… II. ①安…②孙… III. 侦探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780 号

坦得里奇庄园谋杀案

原 著:[英]威尔·安德鲁斯等著
伊迪·马圭尔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章 雪 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36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101-9/I·1315

印 数:0001—6000 册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引 言

一百多年前，阿瑟·柯南道尔首次把福尔摩斯这个虚幻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相交之际，有一位十四岁的中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想要步柯南道尔的后尘再写写这个杰出的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本书遴选了他创作的四个短篇——《失窃的密件》《遗产谜案》《三面人》《失踪的皇太子》。这些故事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这只是一个中学生偶然写就的福尔摩斯的模仿作品，我知道，要使作品无可挑剔是何等的不易，但是无疑它们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准。

尽管你可能间或会对某些描写表示怀疑——比方说火车座位的摆放完全是按照现代的方式而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风格——但是，你仍然会有要读下去的愿望。在《三面人》这个故事里，你就会有那种想要一看到底的心情，故事里，福尔摩斯看出管家弹女主人的钢琴，而你必定会急于看下去，以便弄明白这个超凡的人是怎样在没有听到任何美妙音符的情况下得出这一惊人的判断的。而埃德蒙接下来只用了寥寥数笔，就把答案给了你：是管家裤子大腿上部的皱褶泄露了天机。

我猜想，在知道了作者的年龄以后，你也许会怀疑故事中天衣无缝的逻辑推理。但是且慢，柯南·道尔自己创造的福尔摩斯式的逻辑难道从来就没有被人们无情地怀疑过吗？连伟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是，道尔能够用非常恰当的字眼使你不知



不觉地忽略任何疑问。如果一百年后的这位年轻人没法做得那么好,那他也会尽力模仿。

在《遗产谜案》这个故事中,他用了像“它是世界上最毒的东西”这样的语言。这是名副其实的、不容质疑的概括性的断言,正像道尔在《斑斓带》中也用同样的口气,枯燥乏味地叙述那种生长在印度沼泽地之中的小毒蛇,断言它是致命的毒蛇一样。但实际上它不是,它甚至都不存在。可是,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会毫不怀疑地相信,最终紧紧缠绕在真正的凶手格里姆斯拜·罗伊洛特医生脖子上的那种奇怪的带有棕色斑点的黄色带状小毒蛇是存在的。所以,你也会相信埃德蒙·黑斯迪亚所写的南美洲毒箭蛙同样也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对埃德蒙来说,作品是成功的。试想一下,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少年,我们怎么能够奢望他超过一个那个时代最佳的作家之一呢?这位年轻的作者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本书的故事用了不少同一时期的风格手法润色其中,使之颇具特色,尤其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如今以他独特的傲慢秉性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的脾气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坏),还有他所有的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应该说,真正的成功在于,那么多年后,道尔所塑造的伟大侦探的形象如此强烈地渗透到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学生的脑海里,其结果就是这四篇故事幸运地与读者见面了。

H. R. F. 基廷 2000年3月

目 录

- 1 坦得里奇庄园谋杀案
..... 伊迪·马圭尔著 孙开建译 1
- 2 神秘七修士.....威尔·安德鲁斯著 俞圆译 28
- 3 失窃的密件
.....埃德蒙·黑斯迪亚著 张爱平译 115
- 4 遗产谜案埃德蒙·黑斯迪亚著 张爱平译 131
- 5 三面人埃德蒙·黑斯迪亚著 张爱平译 147
- 6 失踪的皇太子
.....埃德蒙·黑斯迪亚著 张爱平译 169
- 7 斯坦弗死亡之谜
.....伊迪·马圭尔著 孙开建译 189
- 8 爱尔兰教授伊迪·马圭尔著 孙开建译 221
- 9 古镇怪事伊迪·马圭尔著 孙开建译 247
- 10 留声机里的遗言
.....伊迪·马圭尔著 孙开建译 285

坦得里奇庄园谋杀案

(英)伊迪·马圭尔 著

孙开建 译



一八八八年五月的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天气不错，我有好几天未同歇洛克·福尔摩斯见面了，所以我决定到贝克街我婚前同他一起合住的公寓去陪陪他。我刚从帕丁顿大街拐弯过来，正好就碰到了他。

“福尔摩斯。”

“我亲爱的华生。真想想不到会碰见你。”

“你去办案子吗？”

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很不幸，你没说中，医生。我只是出来运动运动。”

“那我陪你去散步吧。”

“好极了。我们一起到格林公园去吧。”

“格林公园，”我说，“那个地方总让人觉得有点伤感。”

“华生，那正好就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我笑了起来。“你真是个怪异的家伙，福尔摩斯。”

虽然我的预感不祥，但格林公园还是非常热闹。一大群衣着艳丽的人在那儿呼吸新鲜空气。福尔摩斯和我在靠近音乐台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你目前手中没有案子吗？”我问道。

“没有什么有趣的事，”他说，“华生，我记得我以前说过，伦敦的犯罪分子真没劲儿。”

“那都是你的功劳，福尔摩斯。所有的危险分子现在都在牢



房里。”

“我真应该知足了，可是，医生，倦怠这个恶魔不断地袭击着我，日子真是难捱呀。”

“真是的。我们今晚见面真好，我知道了你的心思。”

“真的，华生，”他平静地说，“正如你以前常说的，烦躁不宁则百病丛生。”

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伙伴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不让他再想那些不快之事，我话锋一转，开始考考他那敏锐的观察力。

“福尔摩斯，你常说你的观察力比别人强。那你能不能说说看，我今天究竟干了哪些事？”

福尔摩斯淡淡一笑。“刚一见面时我就看出来了。”

“那你看出了什么呢？”

他叹了一口气。“最明显的是你妻子现在不在家。还有你出诊时，病人是一位女士，她有一只黑白相间的狗，我想大小介于小猎犬和达尔马提亚大犬之间。还有你晚饭吃的是熏鲑鱼。下午你给女仆放了假，别的我就说不上来了。”

“太对了，”我笑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你是不是一直在跟踪我，福尔摩斯？”

“绝对没有。痕迹太明显了，”福尔摩斯说道，“不过，我警告你，如果我给你解释了，你可不准说这太简单了。”

“我亲爱的伙计，我绝对不会这样说的。现在你告诉我，有哪些痕迹。”

福尔摩斯坐在长凳上，他把身子往前挺了挺。“先从服装说起吧，医生。你的帽子和靴子上面有灰尘，我想，如果华生太太在家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这也说明了你家的女仆也不在家，否则在你出来逛伦敦之前，她至少也该帮你把帽子上的灰掸掉的。”

“至于那位养狗的女士，你裤子膝盖以下部分粘了很多黑白



相间的毛发。你的左裤脚上还有一道新开裂的口子，小猎犬咬不出这么大的口子，而达尔马提亚犬咬的口子又比这要大。”

“你说得没错，福尔摩斯。我原以为我已经把上面的毛发掸干净了呢。那位女士是哈林顿太太；你可能还记得几年前你帮她找回了丢失的戒指。但你怎么知道我的病人是一位女士，而不是先生呢？”

“这很简单。一个生病在家服药的男人是不可能需要一个小动物陪伴的。而女士则喜欢从小动物身上寻得一些安慰。”

“一点都不错，”我说，“熏鲑鱼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喔，熏鲑鱼。要晓得，医生，鱼是有特殊气味的。熏鲑鱼的味道非常独特，即使过了一段时间，呼吸里也能闻得出来的。”

我笑起来。“你已经全部解释清楚了。怎么……”

“……这么简单呢？”福尔摩斯说道，他显得很平和。

“就是的。”

一个看上去心慌意乱的小伙子突然来到我们身边，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他是从林阴道方向穿越了公园来这儿的。

“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我就是。失敬得很，可我不认识你呀。”

“请原谅，福尔摩斯先生，”小伙子说话很快。“我叫哈罗德·诺尔曼。是兰开斯特王室的一个下级官员。由于工作需要，今天早上我同令兄迈克洛夫特·福尔摩斯先生交谈了一次。”

“迈克洛夫特兄长。”福尔摩斯低声说。

“我鼓足了勇气，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他。令兄立即让我来找你。我本来打算晚上去你住处的，但我在公园对面看到了你，所以我想现在就跟你谈谈。你知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幸亲眼目睹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

“天哪，”我叫了起来。“那样的话，你应该去通知警方呀，你不应该找福尔摩斯先生。”



“对不起，华生，”福尔摩斯严肃地说，“我想，诺尔曼先生，你是跟警方说过之后才来找我咨询的。”

“是的，先生，”小伙子回答道，“我马上就报了警，可他们不相信我。”

“很好，诺尔曼先生。请你跟我们一起到我的咨询室里，我那儿有掺苏打水的白兰地可以给你壮胆，然后你把全过程讲给我听。”

不一会儿，我们都坐到了贝克街 221 号 2 的椅子上。哈罗德·诺尔曼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饮料。歇洛克·福尔摩斯坐在他对面，懒洋洋地倚在靠背上，闭着眼，合着掌，就好像是在做祈祷。

“好，先生。请你开始吧。”

诺尔曼朝我扫了一眼。他似乎在整理思绪。“哦，福尔摩斯先生。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叫哈罗德·诺尔曼，是兰开斯特王室的下级官员。我今年二十岁，未婚，目前同我叔叔一起住在亨顿附近的教堂区。顺便说一下，这是地铁线的最后一站。我听说，原来计划要修到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但后来钱用完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睁开了眼睛。“诺尔曼先生，请你说说具体事实。”他不留情面地说。

“请原谅，福尔摩斯先生，”小伙子咕哝道，“可我承认我不知道从何开始。”

“鼓起勇气，诺尔曼先生，”我说道，“谋杀本来就是很恐怖的事，最坚强的人也会受到惊吓的。”

福尔摩斯白了我一眼。“谢谢你，医生。很抱歉，诺尔曼先生。请你继续。”

“我刚才说过，福尔摩斯先生，我住在教堂区。那是乡下。周末我喜欢在小路上骑车消遣。实际上我最近加入了亨顿自行车爱好者俱乐部。几个星期以来，我星期天都和俱乐部会员一起在



亨顿北部的乡镇周围进行骑车运动。”

“三周前，我们骑车到过波特斯巴镇。上周日我们骑到了圣奥尔本斯镇，昨天我们又到哈特费尔得镇去兜了一圈。在回来的路上，我的车胎被扎破了，我因为要补胎所以不能跟队友们一起走了。幸运的是，我们刚刚经过了一个大庄园。我想，我也许能在那儿弄点水。”

福尔摩斯露出不解的神情。“为什么要弄点水呢，诺尔曼先生？”

“这是检查车胎漏气的最好办法。把内胎放进水中，用力挤压，看到冒气泡时，小洞就找到了。”

“啊，”福尔摩斯答了一声。“谢谢你。请继续。”

“我把车子推到庄园去。我敲了门但无人应。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我看到了一小片矮树林，中间有一条河，河水在缓慢地流动。”

“你就到那儿去补车胎了？”我问道。

“是的，华生医生。我要讲的可怕事件就是在那儿发生的。”

福尔摩斯把身子抬了起来。“好，诺尔曼先生，你得把随后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

小伙子喝了一口白兰地。“这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是的。”我附和道，“但你必须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描述一下。”

哈罗德·诺尔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一补好了车胎就准备赶路。这时我看到一个人走了过来。我觉得我应该跟他解释一下。不过，那个人好像并没有看见过。他在看他手中拿着的一张纸。我刚准备喊他，这时我看到从暗处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强壮。我开始以为他想同他讲话。但不是的。他举起了棍子，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倒了。”

“天哪！”我喊道。



“看到他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凶狠袭击，我吓坏了。我赶忙跳上车子逃离了现场。我想骑车到最近的村子去报警。不到十分钟我就来到了米尔街。警官正在喝茶，我费了不少口舌，他才同意跟我一起回到那个庄园。我从警官那儿得知，它叫坦得里奇庄园。主人是乔治·西蒙爵士。这一次家里有人了。是乔治爵士亲自开的门。听了我的话，他显得很激动，连声说我是胡说八道，全是胡说八道。”

“我想你一定坚持要乔治爵士和警官跟你一起去犯罪现场，对吧？”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但我是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去的，”诺尔曼答道，“我很清楚，我讲的话他们俩一句也不信。”

福尔摩斯从一个圆桶里拿了一支烟给诺尔曼。小伙子点头谢了一下，然后用小纸片取火点燃了香烟。

“我想我们马上就要听到你讲话的核心内容了。”我评论道。

“是的。经过好长时间的争论，我把他们说服了，他们跟我来到了矮树林。我满心指望他们会看到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结果什么也没看到，你们想我是多么的惊恐呀。没有丝毫的犯罪痕迹，什么也没有。”

“很有趣，”福尔摩斯敏感地看着他的脸说道，“我想他们马上把你赶了出去？”

小伙子苦笑了一下。“毫不犹豫，福尔摩斯先生。乔治爵士说我不是疯子就是坏人，如果我再不赶快离开他的地盘，他马上就派人把我抓起来。

“那警官说我是个大傻子。他说我很走运，因为他还不想把我抓起来，但我必须离开。你也看到了，福尔摩斯先生，幸亏我把这件事同令兄说了一下。要不是他建议我来找你，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要通知苏格兰场？”我问道。

“坦率地说，没有，华生医生。在我看来，苏格兰场肯定也跟乔治爵士和那位警官一样，不会相信我的话的。”

“一点不错，诺尔曼先生，”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根据我本人对伦敦警察的了解，他们的想像力并不比一般老百姓的想像力丰富。不过，幸运的是我的想像力足够他们所有人之和了。”

福尔摩斯伸手拿了烟斗。“好，诺尔曼先生，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起谋杀案中的两个人是什么模样？”

诺尔曼看着福尔摩斯，神态有些怪怪的。“被杀的人可能有三十岁，大约六英尺高，一头长长的黑发。杀他的人嘛，对不起，我描述不出来。他一直是在暗处的。我只知道，他没有受害者那么高，但身体要比他壮实得多。”

“你肯定这是谋杀吗？”

“如果你也看到那棍子雨点般地打在那个可怜的家伙身上，你就不会怀疑了。”

“很好，”福尔摩斯果断地说道，“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这样吧。诺尔曼先生，请你带我和华生医生去案发现场，好吗？”

诺尔曼一下子蹦了起来。“我绝对不去，”他叫了起来，声音有点歇斯底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再回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的！”

福尔摩斯伸手抓住了小伙子的胳膊。“我完全能理解你不肯去的心情，但你必须振作起来去面对这不幸事件。可怕的案件已经发生了。你必须带我们去。”

“很好，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我可以带你们到那儿去，但我不想再去那个可怕的地点。”

“很好！现在，诺尔曼先生，”福尔摩斯说着，很快地翻了翻火车时刻表，“请你明天早上在国王十字街火车站跟我们碰头，我



们坐十点一刻的火车去米尔街。”

第二天早上福尔摩斯起得非常早。他一遇到感兴趣的案件整个人都变了。在我朋友的请求下，我在自己原来住的房间里过了一夜。看到他的这种变化我很高兴。我坐下来吃早饭时，福尔摩斯手捧一本大书，在房间里一边踱着步一边看书。

“啊，华生。今天早晨真不错，对吧？”

“的确是，福尔摩斯。你在读什么东西？”

“我在查乔治·西蒙爵士的资料。啊……他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个。嗯……在查特豪斯学校、伊顿公学读过书，参加过禁卫军，在冷溪第三团服役。他在林肯郡和哈福德郡拥有土地。乡间宅第：坦得里奇庄园……他是哈福德郡南部选区的议员。是保守党党员。喜爱的运动是马球，曾获过国际大奖，还爱好打猎及射猎松鸡。啊，哎呀。这很有趣，华生。乔治爵士身上有好几个污点，他两次被指控侵犯人身自由。”

“听起来好像乔治爵士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我一边咕哝着，一边在面包上涂了些黄油。“但我们对这个老家伙产生兴趣，有没有道理呢？”

跟往常一样。福尔摩斯的回答让人吃不透。“也许有，医生，也许没有。”

他“啪”地一下合上了书。“不管怎么说，华生，我们该动身了。我下楼去叫辆出租车。”

我们在皇家十字街同年轻的诺尔曼会合了。他好像对那可怕的经历仍心有余悸。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旅伴。与他相反，歇洛克·福尔摩斯表现出了我从未见过的高兴劲儿。

“你把恶魔赶走了吗，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笑起来。“不是赶走了，医生，也许是暂时的流放。”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在米尔街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安静的乡村车站，周围有十几幢房子，看起来就好像一群士兵围在指挥官



的周围。我们在当地的一家名叫公牛客栈的小酒店租了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乡间小道嘎吱嘎吱地向前行驶。

突然，诺尔曼打破了沉默。“在那儿，福尔摩斯先生。坦得里奇庄园的大门。”

福尔摩斯勒住缰绳，马车慢了下来。“这种情况下，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我们不能鲁莽进入，要小心翼翼。华生，你看着马车，我跟诺尔曼步行过去。”

诺尔曼好像受了惊似的抓住我伙伴的衣袖。“不，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我不能再到那儿去。”

福尔摩斯轻轻叹息了一声。“那好吧，诺尔曼先生，但你总得要把案发现场指给我看一下吧。”

然而，歇洛克·福尔摩斯并没有离开我们多长时间。他刚悄悄溜进庄园大门，就过来两个大个子男子跟他搭讪，他们问他想干什么。

同时一个五十多岁留着胡子的大个子男子骑着一匹短腿白马也过去了。“你究竟是谁，到我的地盘上来干吗？”

“我想你是乔治·西蒙爵士吧，”福尔摩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路对面的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跟他在一起的是哈罗德·诺尔曼，我想你认识他。”

这个准男爵满面怒容。“福尔摩斯，”他吼道，“是的。我听说过你。一个讨厌的爱管闲事的家伙。”

福尔摩斯笑着鞠了一大躬。“您过奖了，先生。”

“喂，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听说上星期天这儿发生了一起残忍的谋杀案。我是来调查的。”

乔治爵士用鄙视的眼神打量着福尔摩斯，然后把马鞭指向诺尔曼站的地方。

“你听那个小蠢驴胡说八道了？”他大声说道。